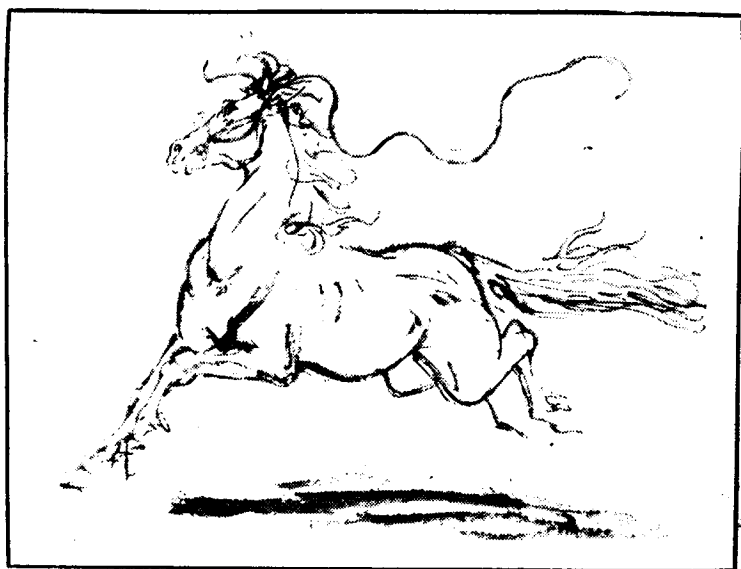




馬的韁脫

穗青著

穗 青 著

脫 韁 的 馬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脫 韁 的 馬

穗 青 著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

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書號：(163) 字數：88千

開本 31''×43'' 1/3 印張 4¹⁵/₁₆ 插頁 2

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25000

定價(6) 0.49 元

封面畫：黃 霄

定價四角九分

目次

脫韁的馬	一
在火車站上	八
歸來	二四
草原夜話	一四五
後記	一五三

脫韁的馬

一

慶根在部隊裏生活得很愉快。他不曾思考過什麼問題，好像他原是屬於部隊的，現在是這樣，將來也是這樣。他曾經跟部隊到前線打日本鬼子，現在他跟部隊又返回縣城休憩。然而他不能沒有煩惱。就當他計劃更快樂地接近這後方休憩時日的時候，他在街上碰見了鄉友，得知自己雙親對他的想念。他開始想家了——該不該回家走一趟？現在距家又只百里路。

在這不會開差以前，他終於向小隊長請了幾天短假。拿了一套襯衣，又從街上買了幾件鄉村罕見的物品，一起給包進一個白布小包袱裏，然後往肩上一掛，便起程返家。他走得很快，太陽還沒有偏西，便來到這山國的家鄉了。

說慶根的家鄉在山國裏，是一點不錯的。在這裏就只有山。這些山總是連綿不斷，在一瀉無雲的碧空下，萬頃波濤一樣向天際涵湧。近處的，爬蟲似的愚蠢地擁擠着，起

伏着，遠方的，就像一抹輕烟般消溶在天色之中。雖然你站在一座並不太高的山頭上，你却會感到你面前的這天地是多麼的蒼茫，彷彿除開這氤氳大氣之外，什麼也沒有存在。要有的話，那便是一種寂靜，一種可以聽見穹空裏輕微作響的天籟的寂靜。當然，這終歸是你的感覺而已，一切真實的東西仍舊存在的。如果你用銳利的眼光仔細去察看的時候，那麼，就在你脚下的那些深邃的溝壑裏，或者是巉崖上，或者是半山腰間，你不但可以看見幾條發亮的流泉，一座擁着叢樹的村落，一片棋子似的羊羣，甚至還可以看見某一處斜坡上，一隻黃牛在拉着犁，後邊一個人正舉起鞭子；遠方山谷間，拉成一條細線的黑色驢羣，正沿着看不見的山路慢慢地移動着，一會兒升到山頂，一會兒又降到谷底。你如果肯這樣長久地察看的時候，一定還可以發見更多的事物。只是它們躺在這叢山的懷抱裏，是這麼微小，這麼孤單，這麼寂靜，這麼無思慮，因此難得爲人注意罷了。的確，這些泉流、村落等事物，原就無求於人們的注意，正如同這山野一樣，自甘被繁華的世界所遺棄，長年地是這樣安謐地睡着，永遠不會變更一樣。冬天，整個山野是白雪的世界，春天，小草從棕色土層裏探出頭來，夏天，滿山翠綠了，秋天，被茫茫的濃霧封鎖，而接着，寒冬又來臨了。有時從遠方也會飄來一片浮雲，但總是停不到一會，便感嘆似的飄走了。依然只剩下那不可探測的穹空在俯視着這山野，彷彿彼此

會心驕傲地說：只有我們是永恆無擾地生存着的！

慶根一邊走，一邊向四野裏張望。雖然現在相距離開家的時候，已快兩年了，但他總覺得出乎意料外一樣這麼快地又看到了這些山野，這些村落、泉流……

『不錯，一切都是老樣子。』他無考慮地愉悅地在心裏喊。當他從山腰小徑走下來，開始沿着山崖上一條平坦的大路向自己村裏走去時，更堅定了這種感覺。看哪！迎過來的那株孤獨的老槐樹，那倚斜的墓碑，以及將進村口的那處廢棄的碾石，不是都無恙地在微笑嗎？

慶根心裏充滿過多的快樂，他不知道怎樣設想馬上就要臨近的，和自己年老的雙親、跛腳的哥哥、幼小的妻子，以及那同樣樸實無知的衆鄉友們的會晤。

一隻狗狺狺地吠起來，村裏蓄水泥沼的對岸樹蔭下正遊戲着的幾個小孩子，都抬起頭來。他們用驚詫的眼睛注視着來人。他們辨認清楚了，驚喜地奔跑開。

『快來看呀！慶根回來了！』

女人們從窰洞裏走出來，把手遮在眼睛上。

『在哪裏呀？』

『噫！那是一個當兵的哩！』

「就是他，就是他！」一個年輕響亮的聲音叫着，「我也看出來了。」

「穿戴得和那收糧款的老爺一樣，是做了官吧！」

慶根很想放聲笑出來。雖然他並沒有做官，但的確已非往日的小孩子，是和她們同樣懂事的大人了；並且比她們懂得更多的事情——他曾經到過許多的地方。在這些從來沒見過世面的村婦面前，他開始覺得：是值得顯示一下自己的超特的身份。他努力昂起頭，想走得端正點，如同他的小隊長一樣；然而他沒有走好，手脚都不聽話，硬手硬腳的像首次在操場上練習走正步一樣。

「有財嬌說得不錯，看他走路的神氣就不同。」

「走得真好呀！」一個老太婆也在大聲讚嘆，「端端穩穩地，一步是一步！」

「像是要過喜事的新姑爺哩！看笑的那股勁。」

「哪裏！人家是薛平貴大登殿，現在的慶根可不是從前的攪羊娃了。」

「什麼大車店小車店？」賈四爺板着一副要和人打架一樣的臉，荷着鋤頭從人們後邊走攏來也插着說，「現在的隊伍就是官，威風着哩！」說着擠到人們前面，迎着慶根扭動頸項，顯得有禮貌地說：

「唔，真是慶根娃回來了。在外邊好嗎？穿得比我年輕時還漂亮哩！」他說這話的

聲調是平淡的；沒有笑，似乎他從來就不會笑的。

年輕的女人們擠在一起，笑彎了腰。

『好。』慶根紅着臉慌忙地回答，『賈四爺你好吧？』

『半條腿踏在墳裏的人，還有什麼好不好；過一天算一天。唔，你回來得正好，不然把你爹想壞了。怎麼樣？仗打了兩年多了！』

賈四爺走到路中，和慶根並肩走去，隨後消失在一堵垣牆後面。

女人們開始散去，有的急忙拴上窖門也趕向慶根家去。

二

慶根的母親——成二孀，一個有着灰白頭髮善良的老太婆，兩手顫抖地捉住慶根的一條胳膊，高興得說不出話來，枯澀的眼睛裏滾出眼淚。

還在半月前，鎮上油坊的李老二來村，告訴她慶根打算回家探望的消息之後，她便因忤欣而不能安靜，每天午後便去村口眺望。她獨自坐在道旁的那處廢棄的礮石上，兩眼總是凝視前面道路的盡端——在那裏矗立着那株有着繁茂枝葉的大槐樹；她設想兒子會驀然地從那樹蔭下走出來。

山叢裏行人是稀少的。許久，樹下終於出現一個人影。

然而這是一個陌生的旅人。她是多麼失望啊！但她依然興奮地叫住他。

『你看見我的娃沒有？今年二十歲了，像他爹一樣，長長的個子，額角上有一條疤——那是小時候放羊掉到山溝裏摔破的。他穿的新棉襖，啊啊……不是，現在穿……』

『我怎麼曉得呀？大孀！』來人不耐煩地截住她的獨白，嘆息着，繼續他的行程。

傍晚，羊羣從四週山野裏回來，牛羊嘶叫着，牧童們吆喝着，金黃的落日的輝光裏揚起滾滾的塵土。他們還沒有來到她跟前，她却從礪石上站起來，尖着嗓子喊：

『三虎子！瞧見你慶根哥沒有？』

『慶根麼？』那小孩眯細一隻眼睛，擲揄地回答道，『當了兵，早不知給打死在什麼地方了！』

『娃娃家說這話要不得的！』她叫着，舉起一隻棗樹皮一樣打皺的手，但那小孩子已逃竄到一邊，走開了。

『天爺會保佑他的，保佑他平安回來的！』

她總是這麼在心裏祈禱着轉回家。常常地，一個奇異的思想倏忽地來在她的心上：說不定慶根娃已回到家裏，現在正坐在炕上哩！他一定是小孩子脾氣，愛鬧着玩，一定

是從後山溝那放羊小徑回來的。見面，一定要責備他：看把媽等得白白發急。她於是急急地蹣跚着趕回去。

但是慶根並沒有回來，窯洞的門扇依然空寂地關閉着。

有時，她回來稍晚，丈夫成二已趕着牛回來。他獨自坐在炕上，默默地吸着烟，用力地打着火石，半晌才抬起他那永遠陰鬱的臉，憤怒地說道：『哼！想死了，連飯也不做了麼？』李老二的話就算是真的，人家官爺就平白的肯讓他回來？』

成二嬌沒有敢做聲，側身沿着牆壁悄悄地走到窯洞裏端，忙捲起袖子，幫助媳婦做晚飯。起初，心裏總是不平地在反抗，覺得兒子是那麼可愛，誰會不讓他回來呢？可是不久便動搖了。『唔，真的不回來了嗎？』她藏在角落裏哭泣般地嘆息。

然而，這都是過去的事！

現在慶根不又站在她面前了嗎？他那頰長壯健的身軀，他那高顴骨、長形、黧黑的臉龐，厚嘴唇上那削直的鼻子，右額角上的那條伸入濃眉裏的疤痕，也不是都清晰地映在她遲鈍的眼裏了嗎？她長久地昂起她覆着稀疏灰髮的頭，茫然地凝視兒子，彷彿在說：『啊！要不是還是這樣子，我幾乎不認識你了，長得比你爹還高，晒得比你爹還黑哩！』

『怎麼遲到現在才回來？』半晌了，她才這樣熱愛地埋怨說。

『我不是給李老二說過，沒有規定什麼時候回來？』

『可把人急壞了！』成二孀並不真的要兒子回答，兀自說自己的，『今天早上，你爹還說他昨晚的噩夢，真駭人！說什麼呢？總算平安回來了。哦！你還沒吃飯吧？』

『不忙，』慶根阻止說，『我現在不餓。』

『也就是快做飯的時候了。——咳！玉娃怎麼還不回來啊？』

成二孀爲着做飯忙碌起來，她拖着衰弱的身軀，到處蹣跚，走進來，又走出去。一切東西也似乎爲她的慌亂而失却原來的秩序，她不能迅速找到它們。一會，她喊：『怎麼杓子不見了？』或『舀水瓢呢？』一會，又自己回答道：『咳！在這裏哩！』

三

一向是寂寂無聲的成二的院子，現在竟然也熱鬧起來。破舊、矮窄的窑洞的門口，被婦女和小孩子們擠得水洩不通。她們亂哄哄地爭着問慶根。

『你從縣城來麼？』

『鬼子呀，究竟是個什麼樣子；老是造反造反的沒有完的時候。』

『喂！棉花五角錢一斤？』

『咳！聽我說呀！外邊完糧現在是怎樣的情形？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這是多麼值得驕傲的！慶根在心裏這樣想。過去她們是怎樣看待他啊！因為他從小就是攪羊娃，牧放小半村戶人家的牛羊，從來村人總把他當小孩子看待，就是婦女們也沒有什麼話同他講，見了他，不是大聲關照他把牛羊看好，便是咕囉着埋怨他沒有讓羊兒吃草，茄兒奶甚至伸出一隻手指，向他威嚇着：『看！我家牛兒成什麼樣子！你只記得和羊鬥角去了吧？——你不要翻眼皮！要是牛兒病了，我和你爹算賬，看揍不扁你！』可我現在，她們是多麼可憐地倚着牆壁和門扇，在地上對他站着，向他發出一些可笑的問題，小孩子們更是像遇見生人一樣，倚偎在自己母親或奶奶的腿前，向他閃着驚懼的眼光。而他却坐在炕上，賈四爺陪他在一邊坐着，和他談論着。

『嚷吧！好好嚷吧！你們是烏鴉嗎？』

賈四爺正嘶聲地吼叫，一壁用旱烟管敲着炕沿。他被她們擾亂得不能繼續和慶根談話。他那多鬚的蒼黃打皺的臉上的筋肉痙攣着，闊額下那深陷在眼眶裏的一雙渾濁的小眼睛可怕地轉動着，看樣子是在發怒了。他今年已整七十歲，沒有妻孥，靠姪兒養活。

他成年穿着污了的未着色的棉褲，寬大衣領口裏敞露着細瘦的頸項，沒有帽子的頭頂上，前半截剃得光光的，現露出青皮，後半截却還留着稀疏的白髮，並且在腦後紮成一條小辮子，和山羊尾巴一樣；身子孱弱，走路時有點搖晃，但精神却很好，愛管閒事，愛講話，瘖啞的嗓子整天嚕嚕不息。誰見了他都想笑；他在村人眼裏是沒有地位的。然而遇到什麼難題或嚴重的事件時，人們却想起他，尊敬起他來，因為他不但年歲大，做過買賣，到過縣城，並且還知道什麼韓信受辱跨下，『寧走千條山，不過一條川』等世俗箴言。

『還是說我們的吧！』他平靜了女人們的喧嘩後，轉過頭來向慶根說，『我說日本鬼子造反這是天意。怎麼見得？你說吧！這叫什麼世道，人們把聖賢禮義一滿都不講了麼！沒老沒少的。從前男子們在這裏講話，女人小孩子們就能像現在一樣哇哇亂吵？現在是：開口就罵，動手便伸胳膊。好麼！可惹出日本鬼子來了！』

慶根始終微笑着，時而看看被嚇得驚訝地站在地上的婦女小孩們，時而注視賈四爺用心講述時嚴肅的顏面。對於他那可笑的見解，聽不過時，間或也插一半句的更正着：『但是我們隊伍上都說是鬼子看中國人好欺侮，才打中國的。』

『你聽我講呀！』賈四爺說，把旱烟管在自己面前空中指點着，開始把他對現在不

滿的話，嘮叨地說了起來。他看不慣剪髮，吸紙烟，穿花衣服，他不絕地讚嘆過去的歲月，尤其是那時的富裕的生活；他把現在的貧困完全歸結於人心變了，說現在的人只曉得欺哄，橫蠻，好講究；他重複着他不知說過了多少次的賣布的事，說有一次特地向姪孫媳婦拿了頂結實的粗布，到鎮上集市去賣，他等了一天，竟沒人問訊，人們却都買那又不經用又貴的洋布。『說窮了窮了，化錢却鬧了起來，』他說着停住了，兩隻混濁的小眼睛惶惑地看着空中，他自己也不知把話說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『總之，一句話，現在老天爺要收人，』他終於這樣結束道，『拔壯丁，開隊伍，……老沒個完！如今你能回來就算不錯。』

慶根告訴賈四爺，他是請的短假，還得回隊去。

『隔上數百里，誰管得着。』賈四爺沒精打彩似的回答。

『是呀！快不要去了，』成二嬸原在後邊灶前做飯，現在也忙走攏來，『你沒聽見賈四爺說得多麼怕人呀？』

『媽！你不曉得，』慶根扭過身子，溫柔而明快地說，『現在是和日本鬼子打仗，再說軍隊上的事認真得很。』

賈四爺瞥了慶根一眼。